



說苑卷第十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逆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
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
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
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
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

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
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
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
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
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
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
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欖槍彗孛始枉矢
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

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

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震，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秠。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

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濟。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

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
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
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
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三
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襮而去
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
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
曰騫爲君襍臬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
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
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
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
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
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
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
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
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
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
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
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聩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贖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屬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
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
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皇維思影像夙夜晨
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
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龍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
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
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翬挾義
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
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
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
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
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
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
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
 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
 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
 地繁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
 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能
 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

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
 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
 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鷓鴣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
 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
 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

言苑 卷八
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譚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有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

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鷖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為對

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曹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王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

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鬪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

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魯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

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

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

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

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8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鴉鴉食駿驥駿驥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省

君之出必驂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
 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
 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
 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

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忘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
 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
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
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
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
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鑿者曰苗

父苗父之為鑿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鑿者曰
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
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
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

辨物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檮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死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

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

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斂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斂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

言苑 卷十九
二十
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
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

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

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

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日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摠笏。衣必荷規而承矩。

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
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
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
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
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
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

也路寢其立柰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
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
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
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
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
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
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

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

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
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
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
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
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

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
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
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
穢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
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
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
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
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日蒐夏日苗秋日獮
冬日狩苗者柰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
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
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
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攪鷲鳥
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
以古者必有秦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

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
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
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

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
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羗北至山戎
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

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見生三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飭兮
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
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

言文 卷十九
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興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興馬束帛貨財衣被
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
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
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
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跽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啗實以
味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
厚及親者賻賵啗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
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
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
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
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

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

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二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

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官里用之。各擊鼓。

昔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一禘

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王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悒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禩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感。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讖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

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
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邊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
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
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
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
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
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
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若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
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

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一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口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

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絃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我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簫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言文 卷十九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嘖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鼃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

言苑 卷十九 十九
樂應禮不接心術。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

焉

嘽奔慢易一
作嘽諧慢易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嘯以
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
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
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亂則

無法無法之音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
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
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
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

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
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
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
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
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
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

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

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音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

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
由之改過矣

說苑卷第十九終

說苑卷第二十

漢 吳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
問曰師聞賁者言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
是以嘆之吾思也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
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
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上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誦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

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

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珎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

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

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二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容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二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予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

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問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

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
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
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
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
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
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

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遠未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
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
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
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
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
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無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
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
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驛操劔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
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
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紵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

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他本慙而退。皆作忌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竒，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下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口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保葬以及吾真必無易吾意邠侯聞之往諒曰竊聞丁孫令葬必保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

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埋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僇葬

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
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僇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鋤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曾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微子王宋本勸一過宋本行字字己五月十日常燕陸水與託

宋本

陸水與託

宋本

國

